



吳祥輝

一個記者的心路歷程……

獨家新聞

吳祥輝

獨家新聞

## 獨家新聞

---

作者／吳祥輝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遠流出版社

編輯部·臺北市敦化北路153號12A

☎ 721-5902

發行部·臺北市金門街9-14號

☎ 395-2484

---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 (052) 273193

印刷／優文印刷廠

臺北市興寧街24-9號

☎ 306-3473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中華民國69年9月30日 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70元

郵撥／101073

## 另一場人生戰鬪

——為吳祥輝的「獨家新聞」一書出版而寫

我好像有點被虐狂，朋友們事先未取得我的同意，會忽然來一道命令，要我做這樣，做那樣，在這種壓迫式的交辦之下，往往像受了催眠似的，奉命唯謹，一一遵辦，甚至提前完成，做得乾脆痛快。

此類例子很多，略舉一二。

某日，忽然接到一個女孩子的電話：

「你是某某嗎？我們要出版一冊司馬長風的紀念冊，請你寫一篇，五天之內繳卷，我名叫盧青雲，後天離開香港，你的稿子可寄到某處交給葉鳳娟。」

這兩個女孩子我都不認識，後來我知道她們供職於蔣芸的清秀雜誌社，她們原

來是女紅衛兵，八年前流亡到香港，完成大學教育後即在香港定居了。她們的「旨意」我照辦，如期繳卷後，感到一身輕鬆。

八月廿七日下午三時，接到遠流出版社寄來「獨家新聞」一包稿樣，內有兩短  
信：

吳祥輝的一封信：

「我的新書已完成，定名「獨家新聞」，描述我的記者見聞。不可否認，獨家新聞決定了記者的榮譽、地位，它比倫理、道德更爲實際清晰，却也因此而使年輕人有不少的矛盾。請你能以一個新聞界老前輩的身份，爲我寫一篇序。」

王榮文的一封信：

「等您的序，即可付印，請能撥空完成，非常感謝。」

「獨家新聞」全書連自序共二七五頁，廿七、廿八兩個夜晚我讀完，廿九日開始寫這篇序，丟下手頭其它一切工作。

仔細尋思，倒並非是被虐狂，却是我的細胞中有青春元素，我的血液中有活躍分子，它們是和盧青雲、葉鳳娟、吳祥輝、王榮文的細胞、血液相溝通、呼應、交

流、牽連的，跳動與流轉都在同一節奏上，因此，這些年青人的意念、慾望，召喚了我，使我不得不亦步亦趨。我如他們之意做了，等於如我之意做了一樣。我做了，感到愉快、滿足。

還有許多其它的例子，情況也如此。

以上是否是題外話呢？大家都明白。

吳祥輝以一本「拒絕聯考的小子」而享名出版界，老實說，到此時為止，我尚未讀過這本書，猜想起來是對現存的教育制度的一本反叛的自白，本來，學分、考試、文憑等等，是否是最完善的教育方式，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但為絕大多數的青年求知、受教，除這套制度外，目前還找不到另有高明的辦法。四十年前，我的四弟乃夫（無名氏）在完成高中學業時即不參加考試，不要文憑，而逕自去大學選擇旁聽，在圖書館裏苦修，這樣的自我自動地追求鑽研學術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的特殊例證，是不足以作為大多數人的規範的，即使少數人有所成就也不能拿來作為衡量這一制度的得失標準。

然而這一反叛、要求改革的精神，總是值得鼓勵的。

「獨家新聞」這本書嚴格說來，不是一本小說，可以稱為報導式的故事，雖然

作者否認「有所指」，並非真人真事，可是讀者讀來還是可以意會的。

記者這項工作，在常態的社會裏，有他的尊嚴，以及發揮他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功能，但在非常態的社會裏，難免有若干變質的情況發生；從新聞事業的發展過程來說，也許是經常遭遇到的現象，一個社會總是時時在變動中，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不可能不受到週遭遷異所影響。比如十年前流行的嬉痞活動，最近在臺灣的各種經濟犯罪案件，共黨國家波蘭的工人大罷工，一個素稱和平安寧的瑞士，學生們（雖然是少數）也上演了暴動……許許多多的特異事件，遠在我們意料之外，天氣反常了，人的社會也出現不正常的現象，一個新聞記者如何掌握、適應是一種很嚴肅的考驗。

前聯合報記者，現紐約世界日報記者李勇，他在寫我的一篇文章（刊於「卜少夫這個人」一書）中說：

「……在宴席上下少夫雖無話不說，平易近人，但口氣中仍然充滿了對社會新聞的誤解，甚至對採訪社會新聞出身的筆者也有卑視之意。

綜合卜少夫當時對社會新聞及社會新聞記者的看法略有下面各點：

(一) 社會新聞記者都是一羣出身不正的外行人，沒有學院派出身採訪政治新聞的記者那樣

有儒者之風。

(二)社會新聞記者都是一批在臺北歌榭舞廳出現的洋場惡少，白喫白喝，橫行霸道，毫無顧忌，甚至警察都要畏讓幾分，報社中人對他們也無可奈何。

(三)社會新聞記者個個都懂得「打高空」，許多新聞報導都是在誇大渲染中完成。甚至署名的特稿也因替編輯安排玩樂而獲得青睞見報。」

在他這篇文章之後，對這一段，我曾寫了幾句小註，加以說明：

「我對採訪任何性質的新聞同業，絕無成見，不知李勇兄何以有此感覺的。我自己就曾採訪過社會新聞，胡蝶與潘有聲結婚後第一次到南京的獨家報導的第一篇訪問記即爲我執筆。如果說，記者中有敗類，也不僅僅是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也許過去有人對我謊報，使我對他採取保留態度。」

爲什麼我在這裏引了這麼長的一段文字，因爲本書的內容、故事有關社會新聞，有關社會新聞記者的活動。

讀完本書，再想想李勇兄個人估計、猜測「我的看法」三點，讀者可以有個判斷。



作者是很幸運的，憑着他的一股勇氣，追求真理、正義的熱情，剛踏入這個五光十色的社會，就得到這份工作——這份窺探社會內層奧秘的複雜而又誘惑、威脅，使人緊張、迷亂的工作，像在煉獄、熔爐的火鳳凰，需要經過折磨才能飛昇得起來的。他的掙扎，看上去很輕鬆，骨子裏很深刻。

這是作者在「拒絕聯考」之後的第二階段的心路歷程，是一種躍進。

其間並無所謂「失敗」，暫時退出記者行列，不能說是「失敗」，日後可能再捲土重來的，那又是另一場人生戰鬥了。

每一種行業有每一種迷人與惱人之處，記者這份行業特別多彩姿，够刺激，我相信吳祥輝不僅有若干回味，一定還有若干依戀的。

這本書對於年青人將有很大的吸引力，故事生動，文字直率，感情新鮮而充沛，不敢肯定它與「拒絕聯考的小子」那樣轟動，但一定有它的市場價值的。

最後，我願告訴作者的是：不必一味追求石破天驚，雲淡風清的境界一樣可在生活上成爲永恆。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一日)

# 老記者給小記者的幾句話

孫洪偉

寫序文，是苦事，至少，要讀完整本書，才能作一番評介，很費時間，同時，讀者選購這本書，祇是對書的內容和作者有興趣，有序沒序，絕少考慮。

這裏，且寫幾句不是序文的序文，紀念此書出版。

「獨家新聞」的作者是記者，寫他入行的經過，和採訪見聞、樸質、生動，確是一支勁筆。

書中寫當兵幾段，佔頁不少，字裏行間，對入伍受訓，頗有批判，我這個老傢伙，就來談談這個問題。

我年青時，也曾當兵，當年，學生穿兩尺半（即軍服），稱為「丘九」，那意思是比「丘八」低一級，還不夠「兵」的資格。「丘九」們都很自傲，認為教官是

老粗，所以，不太聽管教，於是，形成「官」「兵」對立，這種心態，是不難瞭解的。

自從我投入新聞圈，做了記者之後，就發現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竟能奠定作記者的基礎，這是不容否認的。

記者必需鎮定；處任何紛亂危難，也能够冷靜觀察事態，分析問題。

記者必需勇敢；不畏強權，不怕犧牲，能够挺身向惡勢力挑戰。

記者必需忘我；爲正義、爲國族，緊抱原則，傾力以赴。

以上是記者應備的條件，也是軍人應備的條件，所不同的是：軍人持槍，記者捏筆。

「獨家新聞」作者年青，前途無可限量，希望他以後的著作，是轟轟烈烈的新聞報導，如轟轟烈烈的戰績，我等着！

## 自序

這本書該當成另一個獨立的故事寫，還是當成「拒絕聯考的小子」的延續？這個問題曾經困擾我好幾個月。

固然，關心我的讀者，想了解「拒絕聯考」以後的我，也期待我成爲一個現實世界中成功的榜樣。但是，「拒絕聯考」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有人慶幸，有人後悔。因此，以個人的成敗悲樂，來評斷「拒絕聯考」的正確性，即使是在功利的觀點上，也是不太恰當的！

況且，「拒絕聯考的小子」談的並不是聯考的對錯，而是透過聯考呈現一種對生命的真誠與執着；一個年輕人在汲汲遑遑的升學主義下，追尋、了解、肯定自己。他並不確知對錯，但他清清楚楚自己是在幹什麼！或許他選擇「錯」了，但他的

生命仍然「對」了；生命就只有不斷地思考、選擇，抓住次次瞬間智慧的激發，才能提高生趣和品質。選擇而「錯」的人可能比隨波逐流而「對」的人生活得更為真實、豐富。這才是「拒絕聯考的小子」裏所要顯示的。

基於以上兩個觀點，我本不願意在「拒絕聯考」六年之後，寫下「拒絕聯考的小子」的續集。因為，讀者將可能以我個人的境遇，去論斷「拒絕聯考」的是非，而更加忽略了我所要陳述的主題。

接著，我又有另一種想法；我為什麼要顧忌不了解我的讀者呢？我為什麼不為了解我的讀者寫作呢？他們可能對我的近況很感興趣。而且，外界有太多關於我的誤傳，許多讀者來信都問到類似的問題，我為什麼不趁此做番澄清，一了百了呢？

但是，我又認為「只有癩腳的作家，沒有癩腳的讀者。」作家不該將讀者劃分為了解與不了解兩個部份。為了解的人寫作，這簡直是瞎話！既然了解，還用得着寫什麼呢？作家不該自我封閉，應該儘可能去包容他的廣大讀者，就如同佛家所說的，「佛法無邊，普渡有緣人。」只要有緣，那怕是只能略識皮毛，不能窺知精髓大義的，作家仍然一樣關心、影響。這層考慮使我不想寫「續集」，以免誤導心存功利觀點的讀者。

不過，我畢竟不是佛祖，不是聖人。我還是比较喜愛了解我的讀者，也很不願意再被人再三問到同樣的問題。我有點想寫續集。於是左右為難，下不了決定。

終於，我發現一件比當佛祖更有意思的事；如果我將一個真實的人的每個階段都用小說的方式一本本紀錄下來，不同於傳記，也不同於小說、連續劇，不是一件小說家的壯舉嗎？如果我不能再將「拒絕聯考的小子」裏一些主要人物的一生也一冊冊紀錄下來，不是更有意思嗎？將來我可以留下一部「拒絕聯考的小子全集」，或是另外取個全集的名稱。這該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我想得真是「我心飛揚」！將來我可以寫「同學們」、「阿三哥在美國」，寫阿三在美國如何和中國同學組成自衛隊，把老美的腳踏車扔滿兩個游泳池。也可以寫南門怎麼和一個大地六歲的女孩戀愛，哈！哈！真美！我不想當佛祖了！

就這樣我樂到三十幾年後（我只想活六十歲），這本書也自然以續集的方式寫作了。

這本書如果換一個書名——「拒絕聯考以後」，也是恰當的。因為這本書就是敘述我離開學校後的遭遇和心路歷程。主要的部份是以臺北新聞界為背景。由於我自入社會到目前，一直都在聯合報工作，因此，讀者可能會以為故事中的人物、事

件都聚集、發生在聯合報。

事實上，書中的人物只是爲了反映當代臺北新聞記者的某些特質和臺北的一些社會現象而已。

我寫的報社也不是聯合報社，聯合報只是便利於我去觀察了解新聞界。除此之外，聯合報和本書毫無關係。書中的男主角服務的報社是臺北報業的綜合體，並不特指那個報社。而爲了寫實，我保留了目前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對峙的局面。但我不認爲我寫的是這兩大報，我也希望讀者不要因我的經歷，以及本書中兩報對峙的情節，而產生誤會。在當前的情勢下，批評那一家報社，似乎都是不公平的，如果我的書中有所批評，我認爲那是屬於整個社會的，而不是那家報社。

這本書是我真實的感受，但只止於寫實而已，或許應該這樣說，這本書只是我個人經驗的戲劇化而已，和「真人真事」還有點距離。尤其爲了避免傷害自己以及周圍的某些人，我也將一些我個人經歷的「真人真事」，經過相當程度的轉化，甚至捨棄不提。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某些社會事件前後倒置。雖然如此的不是「真人真事」，但我仍認爲這些都毫不影響我對新聞界感受的真實性！

這本書裏所寫的一些事件，都是小事件，可能不够刺激，但這是我有意的。如

果事件過於重大刺激，讀者或有心人可能會誤以為我在揭發、攻擊，因此，我寧願從小事中下手。

一進新聞界，就有不少人建議我寫本類似「醜陋的新聞界」的書。說來相當諷刺，這些人士大都在新聞界工作。這種意見我毫不動心。對一個小說作家來說，他的任務不在揭露現實社會的醜陋，或讚美某些團體、人士的美德。小說作家的願望之一，就是在追求美醜高度奧妙的結合。結合得高超美妙，再醜陋的毛蟲也會是隻可愛的小動物，結合得低俗膚淺，再美好的女子也會落得濫塗胭脂，不忍卒睹。這才是小說作家在寫作小說時所感興趣的。

一個小說作家就像一個突擊隊的隊長，當他要在文學的曠野做番出擊，他就會把所有適合的角色，從各處召集到他的小說世界裏。我不希望有人看了我書中的人物，便說他是那個報社的某某人。製造這種談話材料對我是毫無意義的。

一個小說作家，尤其是寫實主義的小說作家，一定會關心社會，留意社會的變化。這樣的小說作家將會發現，在我們當前民主化的潮流中，任何忽略政治情況的，都不足以成就我國當代偉大的、氣勢磅礴的寫實主義作品，尤其是描寫和民主化攸息相關的大眾傳播界，如果不描述它的政治參與和影響，顯然是錯失大體的。



然而，在本書裏，我却有意盡量避免涉及和政治有關的部份。最大的原因是我希望使這個故事單純，如果加入政治的部份，將使它顯得過度臃腫，反而破壞了原有的美貌。同時，我也不願因為這本書而染上任何政治色彩。

任何人對政治都會有好惡，但不一定都會有成熟的見解，我正是這種人。因此，我樂意在私下和朋友暢談個人好惡，却不願為文立說，公諸衆人。

當我描寫一羣搶劫、殺人的不良少年時，我也會敘述他們見到旭日東昇時，被大自然無言的力量溶解了，他們欣然早起，期待新的開始。（見我的第二本書「斷指少年」）。當我描寫一個爲了我考試時不讓他抄答案，而和我在課堂上大打出手的同學時，他被火車撞死後，我仍然不會忘記提起一個「據說」：據說他是爲了救他弟弟而死。（見我的第一本書「拒絕聯考的小子」）

這就是我的性情，當然我可能有生病、不清醒的時候，但基本上這是我寫作態度。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永遠保持着基本的態度——公平，而當我有足夠的見識掌握到當前政治的癥結時，我就會毫不遲疑下筆。

寫這本書和寫前兩本書的心境迥然不同，前兩本書的主要人物都是學生——天真、生動、可愛。而這本書的人物却少有可愛的，包括我有時都覺得自己面目可憎